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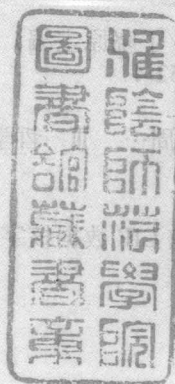
现代西方哲学论略

周 宏【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虞山学术丛书



现代西方哲学论略

周宏【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4911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哲学论略/周宏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9

(虞山学术丛书/丁晓原主编)

ISBN 7-81090-152-4

I. 现… II. 周… III. 哲学—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021 号

现代西方哲学论略

周 宏 著

责任编辑 谢长耕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装

(地址: 常熟市元和路 98 号 邮编: 215500)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75 (共八册) 字数 957 千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152-4/C · 5 定价: 128.00 元
(共八册)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02

《虞山文库》总序

许 霆

虞山,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姿态与文化历史名城常熟融合,对常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并进而成为常熟的别名和常熟文化的标志。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让国避奔江南,建立“勾吴”,泰伯、仲雍相继成为首领。仲雍死后葬于常熟卧牛山,仲雍又名虞仲,山遂以虞为名。春秋时期的言偃生于常熟,北学中原,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十哲之九”,晚年回归故土传道讲学,“道启东南”,“文开吴会”,死后葬于虞山东麓。仲雍和言偃,昭示了常熟文化源头的深邃和博大,标志着吴地早期文明曙光终于开启出一个区域文化的圣地。

常熟文化发展绵延不绝。南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开始了常熟文化发展的自觉时代;自唐代陆器高中状元,常熟历史上出过8个状元483个进士;北宋时郑时性嗜书好藏书,开了明清时代常熟出版、藏书兴盛的先河,赵琦美与脉望馆、瞿氏与铁琴铜剑楼、毛晋与汲古阁都对中国文化史作出过重大贡献;元代的黄公望,以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开创了明清山水画的新纪元;明清之际以王翬为首的“虞山画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严激的琴学理论和虞山琴派,还有虞山书派、虞山印派等,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影响一时风气;近代

以来,黄人的文学史论、曾朴的谴责小说等,表明常熟文化在求新变革时吐故纳新的活力。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常熟当代文明,更是显示了勃勃生机。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就坐落在人文荟萃的虞山脚下,接受着常熟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学校在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发展中获得不竭的创造精神,塑造崭新的主体形象,确立自身的价值目标。学校有一批人文和理工学人,更是为常熟的传统文化甘泉所浸润,以虞山的人格精神塑造品行,用致远的人生追求敬业乐教。宋人朱熹在《丹阳公祠堂记》中说言偃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明末龚立本纂修《常熟县志》15卷,其中《风俗志》说常熟士人“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表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这都揭示了常熟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是常熟文化生生不息的产物和动力,也是常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底蕴和财富。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的学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自觉地从立足的虞山福地的传统人格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自强不息、敏捷好学、达美达诚的学风,在学术园地和育人园圃播种、耕耘和收获,形成了一批学术探索和教学研究成果,这是可喜可贺的。

常熟虞山,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断的文化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意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把这批初步的成果以“虞山文库”为名,汇集出版。我们无意创造学派,而意在宣示精神,表明当代学人对传承人文传统、创造现代文化使命的一种担当。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能有更多的成果充实文库,担当起当代学人文化建设的重任。

2003年4月

(241)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2)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3)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4)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5)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6)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7)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8)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49)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250)		哲学与西方哲学	(1)

第一章 绪论：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1)
------------------------	-----

第二章 个人生存与意义的哲学思考	(9)
------------------------	-----

一、个体意义的张扬——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9)
-------------------------------	-----

二、生命绵延的揭示——狄尔泰与柏格森	(24)
--------------------------	------

三、交往人生的筹划——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	(32)
-----------------------------	------

四、自由选择的体验——卡缪与萨特	(50)
------------------------	------

第三章 科学本质与发展的理性探索	(62)
------------------------	------

一、实证哲学的提出——孔德、密尔与斯宾塞	(62)
----------------------------	------

二、科学意义的争论——卡尔纳普与波普	(74)
--------------------------	------

三、科学发展的探究——库恩与拉卡托斯	(85)
--------------------------	------

四、社会科学的理性——列维-斯特劳斯、拉康与福柯	(95)
--------------------------------	------

第四章 社会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104)
------------------------	-------

一、革命时代的思索——卢卡奇、葛兰西与柯尔施	(105)
------------------------------	-------

二、批判理论的建构——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	(120)
----------------------------	-------

三、社会理想的遐想——布洛赫与科西克	(133)
--------------------------	-------

四、科学主义的言说——阿尔都塞与柯亨·····	(145)
第五章 余论：现在的西方哲学·····	(156)
一、马克思依然在场——德里达和哈贝马斯·····	(156)
二、后现代生动呈现——利奥塔与鲍德里亚·····	(161)
三、哲学的死亡与重生·····	(166)
参考文献·····	(168)
后 记·····	(17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第一章 绪论：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人们对自己在任何当下时刻都无法作出完整解答的问题的解答。因此,哲学的精粹并不在于哲学家作出的解答结论,而在于他们进行解答的方式方法。这些解答结论也只有作为解答方式方法的载体才具有其意义。虽然古往今来不少哲学家都试图构造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但可悲的是,体系问世之日,正是体系死亡之时。这个道理直到马克思的时代才被人们领悟。恩格斯说,体系永远是暂时的,真正留下来的则是方法。哲学与其说是寻求真理的学问,不如说是追求智慧的运动。所以,一部哲学发展史,本质上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发展史,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认识史。而每一次所谓的哲学革命,实质上也就是思维方式的革命。

西方哲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起初的哲学是与宗教混杂在一起的,其内容是对自然来源的追根究底探索。“你从哪里来”是当时哲学的主要问题。公元前5世纪,第一次哲学革命开始了。苏格拉底(Sokrates, BC469—399)以“认识你自己”为主题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他提出对人自身认识的重要性。于是真正意义的认识论、伦理学和方法论诞生了。而几乎与此同时的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 BC460—370)则以原子论哲学实现了对自然探究重点的转移。“宇宙之砖”比“万物始基”更值得关注。于是比较系统

第一章 绪论：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的物质构造理论形成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古代希腊哲学还是古代罗马哲学,对世界本体(即万物之基础)的研究都具有突出的地位。

经过中世纪的休眠,哲学从神学中苏醒来到了近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促进了哲学的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对本体论发动全面的攻击,但却明显地使哲学从本体论本位转移到认识论本位。以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提出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他们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1〕。而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斯宾诺莎(Benedictus Spinoza, 1632—1677)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则倡导唯理主义的认识论。他们把认识的根据置于理性直觉与演绎。笛卡尔说:“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达到确实的知识。”〔2〕如此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其中,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显性较量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经验论的发展必然走向怀疑论,而唯理论的逻辑结论是独断论。这说明二者在思维方式上都是有缺陷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以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片面性为己任,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建构起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认识论和相关的哲学理论,从而预告了现代哲学的诞生。

康德认为,人类的知识是认识质料与认识形式的结合。

〔1〕 洛克:《人类理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8页。

〔2〕 《笛卡尔哲学著作》,第1卷,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11年版,第45页。

作为认识质料的现象来自“自在之物”的作用,而作为认识的形式是人先天具备的认识模式。科学就是人们使用先天的形式对现象进行处理的结果。由于认识质料来自外部的刺激,因而这些知识具有综合性;由于认识形式是先天的,因而这些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先天的综合判断是一切科学的特征。康德由此出发,把科学认识归结为人对质料的主动作用与打扮。人是自然的立法者。但是,人的认识功能(理论理性)只限于现象界,对现象界原因的“自在之物”——即世界的本体却无能为力。“二律背反”就是人们企图在知识领域中把握“自在之物”的结果。康德提出,认识所不能企及的“自在之物”是信仰的领域,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人们只有在道德实践中才能把握。

康德哲学就此把现象和本体分割了开来,提出了科学与道德的各司其职。科学被限制在现象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而本体则应当通过实践理性、自由意志来体悟,这也开启了人本主义的哲学思路。因此,康德哲学应该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发端。

当然,从传统的哲学看,现象和本体的分裂是难以忍受的,似乎这是人类理性特别是哲学理性的屈辱。康德自己也试图弥合这个分裂,但终究没能成功。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主义发展,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 1775—1854)到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1831)则都试图以“现象为本体之显现”的辩证观点来反击康德。这种反击,一方面形成了辩证法思想的大综合,使哲学蕴含丰富的思辨色彩和历史特征;另一方面构成了近代哲学淡出本体论进程的反动。庞大的本体论体系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从黑格尔哲学走出来的马克思哲学,既充分吸取辩证法发展的伟大成就,又在根本上颠覆了

本体论,从而开辟出一条哲学发展的现代道路——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科学世界观。

几乎与此相随,西方哲学还衍生出两条走向现代的道路。一条是德国非理性主义、丹麦神秘主义开启的人本主义哲学道路;一条是英法现象主义肇始的科学主义道路。

在 19 世纪上半期,在逻辑上与康德的实践理性相关的一些哲学家提出了改变哲学方向的建议。他们认为,自然现象不应该是哲学研究的东西,哲学应当仅仅关注本体(本体论在现代的复活)。而这个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本身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个本体,以往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不能把握的,只有非理性的意志、选择才能使本体显露。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由此开创了通过非理性探究个体人生的哲学道路。之后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4—1911)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为代表的生命哲学,进一步提出通过非理性的直觉,深入到生命本身中去,把握生命之流。而作为 20 世纪哲学方法论巨大成就的现象学,虽然呈现出众多的发展分支,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存在本体论”无疑是它的一个逻辑延伸。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法对传统哲学进行了颠覆性的检讨,从而提出自己对人、人与世界关系的存在主义思考,开启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在法国,由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等人推向极致,构成了 20 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文化高潮。

科学主义的哲学道路开启于 19 世纪中期的实证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英国经验主义、法国感觉主义和康德理论理性学说的逻辑延续。孔德(Auguste Comte, 1778—1857)以反

形而上学(本体论)为己任,强调只有现象才能给予我们“确实”的知识。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则从不同的方面对孔德的实证哲学原则进行了展开,从而构成了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浪潮的第一波。之后科学主义围绕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并依据这种探讨对科学之外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一般认为,马赫主义(Machism)是科学主义哲学的第二波,以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为第三波,以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为第四波。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方法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逻辑方法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本体论思维方式的重现,等等。由于受着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哲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起热衷于讨论社会科学何以成为科学的问题,从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对人本主义的颠覆。法国的结构主义就是这一哲学运动的代表。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离,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它表示着本体论研究和现象研究的各司其职。当然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两分是相对的,在真实的理论活动中它们也常常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例如科学主义中关于非理性在科学发现中作用的探讨直接与人本主义对非理性的倡扬有关;而人本主义关于真理的思索也与科学主义的反面启示相关。更何况,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具有融合的趋势。

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相随,西方哲学中还有第三种思潮。这种思潮站在西方主流文化的对立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哲学批判。它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从第二国际中走出来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

者)对第二国际和当时社会革命遭遇进行的哲学反思。卢卡奇(Georgy Lukacs, 1885—1971)、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有别于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索,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成为他们思想的主要特征。人本主义的哲学方法是他们的基本方法。之后,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承袭着他们的传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诠释,并以此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意识形态实施批判。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立志从哲学、社会学、文化艺术等方面入手,对20世纪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综合性的批判。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揭露、对发达工业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给人们展现一幅资本主义社会人性扭曲的图画。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的一些学者在哲学研究中也趋向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与官方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观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1)、科西克(Karel Kosik, 1926—)和沙夫(Adam Schaff, 1913—)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满意当时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提出从新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解,并以此理解和表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

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相对立,西方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反人道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意大利哲学家德拉—沃尔佩(Della - Volpe, galvano, 1897—1968)提出,无论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设定一种“辩证法”的延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沉沦于意识形态。他按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伽利

略,直到休谟这一渊源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科学试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实证主义的理解。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认为,卢卡奇以来的人道主义倾向已经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是保卫马克思的时候了。在他看来,人道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标志着同意识形态的决裂。柯亨(G. A. Cohen, 1941—)则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理解,他们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含混不清,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科学的特色。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格局的大变动,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面对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挫折,西方哲学的左翼思想家却自觉地回归马克思,用他们理解的马克思的精神来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后现代思想。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宣称:“我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1〕。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的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2〕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则更是明确提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分析,仍然是试图理解席卷全世界的巨大社会转变的理論的核心。”〔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成为西方哲学的关注点。

〔1〕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2〕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主题》,美国《每月评论》1996年第11期,第1页。

〔3〕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卷,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页。

长期统治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受到严厉的责难。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认为,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1〕。而所谓的元叙事,就是“指18世纪以来人们为现代性知识在哲学和政治上作辩护的两种话语模式——启蒙主义话语和理想主义话语”〔2〕。因此,后现代是一种消解性的分析运动,是人们对现代生活及其产生的问题的迷茫和质疑,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一种对现代性的重写。这种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本体论、反主体性的重写在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等方面成为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景象。例如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的研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对消费社会、传播媒体、白色社会形态的研究,等等。至此,本体论的哲学方法、认识主义的哲学方法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后现代其实也是一种对哲学的消解运动。劳伦斯·卡弘(Lawrence E. Cahoon)在他的《哲学的终结》中提出,20世纪的哲学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不断地宣布哲学的终结,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反哲学竟成为一种新哲学气氛〔3〕。我认为,这种宣告哲学终结的言说其实是对哲学某种理论模式、某种哲学话语、某种哲学思维方式而言的,也就是说,它是对旧式哲学的死亡期待和死亡判决。但是哲学作为人类之思,作为对思之外的意识所不能达到的问题的考虑,是不灭的,新的哲学话语和哲学方法就是哲学重生的表征。哲学将在不断的涅槃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方法,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思路历程。

〔1〕 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2〕 张立波:《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3〕 卡弘:《哲学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第二章 个人生存与意义的哲学思考

对个人生存问题的关注是西方哲学走向现代的一个基本标志,其理论的依据是对近代哲学个人缺席的反思。特别是在黑格尔那里,个人是理性统治下的微小臣民。在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笼罩下,个人几乎成为整体千篇一律的元素,其独特性被遗忘。自我意识不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而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个人的生存问题被人类或群体的存在所淹没。但是,人类终究是作为个人的集合而存在,社会是作为个人交往的产物而展现的。作为对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化的整体专制主义的反思,个人生存和个人意义的哲学思考应运而生。其中的一条线索就是马克思对人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把人看作个人的抽象和一般是近代哲学(包括费尔巴哈)的严重缺陷。关于人的研究,应该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个人。而另一条线索则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哲学家通过对传统哲学的反叛,提出一条弘扬个人价值、关注个人生存的哲思之路。

一、个体意义的张扬——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与尼采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把叔本华看作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叔本华 1788 年出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他曾在哥丁根大学学医,后改学哲学,以《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的论文于 1814 年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又热衷于研究印度哲学和佛学。1822 年任柏林大学哲学副教授。

当时德国各大学的哲学讲坛大多被黑格尔的理性哲学所占据。而叔本华对这种哲学则极为敌视,他想与其一争高低。他在柏林大学时与黑格尔哲学斗法争夺听众,惨遭失败,于是愤而辞职。从1831年后孤栖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一家旅店中。叔本华的主要哲学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819年)、《论自然意志》(1836年)、《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1841年)等,其中《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其哲学的集中论述。他对自己的哲学极为自负,认为自己提出了超越传统的新的哲学方法,促使哲学发生根本的转折。但是他的著作一直被人冷落。叔本华也自嘲自己的著作不是为当代人写的,而是为后代人写的。他相信他的著作受人欢迎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然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叔本华哲学名声大震,成为当时的热门哲学。年老的叔本华终于在盛名中谢世。

叔本华承袭康德的哲学方法,把世界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他对现象的理解大体也与康德相仿。而对于自在之物,叔本华则把康德实践理性思想中的意志主义倾向推向极致。叔本华认为,自在之物就是一个非理性的、盲目的生存意志的世界。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把现象归结为人的表象世界。这种表象是与人的意识不可分离,是人意识到的东西。例如,人们知道有太阳、地球,而实际上他们知道的只是感觉中的太阳、体会到的地球。所以表象“这世界的存在完全只是就它对一个其他事物的,一个进行‘表象者’的关系来说的。这个进行‘表象者’就是人自己”〔1〕。叔本华认为,表象是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这些科学所吹嘘的客观性、必然性其实只是主体意识中的逻

〔1〕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